



京剧荀派掌门人

## 孙毓敏

“病痛的10年，是对我心灵的历练。它折磨你，却让你变得坚强。人说‘吃过见过’，有过生死考验后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基本能做到没心没肺、没脸没皮了。”

## 当角儿就得宠辱不惊

文\_本刊记者 李樱白 帆

摄影\_本刊记者 冯欢

眼角一扬，嘴巴一嘟，兰花指一翘，七旬有二的孙毓敏就把《西厢记》里“吡”张生的娇俏小红娘带到了我们眼前。这活泼劲儿，在近半个世纪前，老师荀慧生点中孙毓敏为流派传承弟子时就赞过，“这胖姑娘在舞台上很开窍”。

老太太似“年方二八”，火力壮，夏日空调能开到摄氏22度，还直嚷热；说话爽直，不摆谱地说自己是拉着病床上的名人合影；急性子的她着急结束采访，中午赶着开会，要带队巡回演出，忙

得紧，又替我们着想采访是否怠慢，这一急一想，冷不丁蹦出刁俏话来，“我够热情了吧”。果真不像“七十二”，倒是“二十七”。

学戏唱戏演戏20年，文革受害自杀瘫痪于床停演15年，创奇迹重登台当主演13年，一年演出160场，再一个10年，成为北京戏曲艺术学校校长。苏轼说十年能让生死两茫茫，冰心说十年不能再是人生如浮萍，孙毓敏的那些个十年，却让生死变得格外亲近，让人生变得有根基。

### 不恨家境寒，只笑痴人痴

童年的孙毓敏是早熟的。上海烂米巷一间陋室里，6岁的孙毓敏拉过两个妹妹，一起跪在妈妈面前，“妈妈您别哭了，爸爸不要我们，您一个人养大我们，我们会永远孝顺您，报答您，我们不姓杨了，跟您一样，我们要改姓孙。”一个4岁、一个2岁的妹妹也跟着学舌：“我们姓妈妈的姓！”母女四人抱头痛哭。

母亲与重男轻女的父亲离异，带着



## 孙毓敏

1940年生于上海。北京戏曲学校校长（已退休），现为该校名誉校长。8岁学京剧，先后师从张君秋、荀慧生，荀派传承弟子。京剧圈里有“天才”之名，也创造了残疾后重返舞台的奇迹；文化部优秀专家，获政府特殊津贴。

3个“拖油瓶”的母亲日子并不好过。懂事的孙毓敏也很活泼，变着法儿让母亲高兴，一次母亲生病，她就唱起《卖糖歌》给母亲听。母亲夸她嗓子好，也高兴地说起往事，原来年轻时母亲是个京戏迷，也会唱几句戏，还曾资助过他人学戏，那人后来去了台湾，还是梅派名旦。

孙毓敏翻看着母亲年轻时俊美的剧照，更多想着唱戏能挣钱养家，她央求母亲送她也学戏。母亲答应了她的要求，日子再艰难，全家节衣缩食，也为她请了教戏的先生。孙毓敏耳音很好，一听就会。8岁那年，她第一次登台参加小学的春节联欢会，演出《女起解》。演出后，那个扮演崇公道的伯伯直夸她第一次登台就这么有火候，是个唱戏的材料。自此，孙毓敏学戏更起劲了。

1952年年初的一天，她出去买盐，回来发现包盐的旧报纸上，有一则《北京艺培戏校招生启事》。她看后喜出望外，可这是3个月以前的事了。母亲鼓励她连夜给戏校写信，表明自己要学戏的迫切心愿。不承想，戏校很快回信，让她来北京应考。那年她12岁，为了照顾她，母亲带着2个妹妹也来到北京，靠帮人家缝补拆洗衣服，勉强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。

夏衍在他的《野草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，才是坚韧的草。”看着全家为她的牺牲，穷人家的孙毓敏更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偷懒，要争气。

在戏校学花旦，老师一再强调要保护和训练自己的手型，为使自己的手腕柔软，手指似兰花俏丽，她每天把手放到很烫的开水里慢慢弯成九十度角，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烫得手指可以自然成型；基本功测验没拿满分，她就自罚三天不许吃饭，用饥饿来逼自己记牢；她从午睡，大家睡觉时，她借口上厕所，一拐弯溜进教室去看书，抄戏词。

### 私闯张宅拜入荀门，学尽平生难学曲

戏校的老师教育她们，必须成为“戏包袱”，什么戏都会，毕业后到了剧团，才有戏唱。孙毓敏便逢听着什么戏都自学、偷学。

孙毓敏爱听四小名旦张君秋的《望江亭》，好不容易盼来他到校教戏，却只有青衣组的学生能学。

为能进张家聆听张君秋的教导，她和张君秋的女儿，也是她的小班同学张学敏套近乎。她把自己的点心和糖主动给学敏吃，还帮她洗衣裳。张家有许多儿女，7个孩子住在一屋，当中最小的才3岁，最大的也不过10岁的样子。已15岁的孙毓敏当起了大姐，成了他们的业余辅导员，她用在学校当大队长的一套办法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选了一个大的当组长，和他们一起做大扫除，教认字，处理吵架问题，还帮他们做饭吃。

渐渐，孙毓敏成了张家常客，张君秋为答谢她，开始问她的家庭和学习情况。每次去，张君秋有空，就亲自传授她张派戏。见她有进步，高兴起来的张君秋还亲自拉胡琴，给她吊段嗓子。孙毓敏大感意外张君秋能把胡琴拉得随心所欲，“真正的艺术家，大都是多才多艺吧！”孙毓敏印象里，张君秋是个相当聪明的京剧大师，去戏院登台的路上，就能设计唱腔。戏院一到，唱腔也设计好了。

1959年北京戏校第一届学生毕业演出，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荀慧生等京剧大家都坐在台下，他们想通过看戏挑选优秀的毕业生。因为觉得表演《断桥》的孙毓敏在台上“很开窍”，外加她长脸长鼻子，舞台扮相与其有几分相似，荀慧生将她要到荀剧团，并被选为继承流派的学生。

这一年正值建国十周年大庆，荀慧生演出了经过他修改的传统京剧《荀灌娘》。演出中，孙毓敏发现，荀派的表演手法和唱法与其在学校跟老师学的不一样。她纠正以往所学，多听多琢磨，没几天，她也能模仿荀先生的动作和唱腔了。荀先生的琴师郎富润听她在私下唱着玩，却很得要领，帮她拉一段再唱唱。

她这一唱，有人报告给荀慧生。听闻此事后，荀慧生“突然袭击”，说明儿就要看孙毓敏演一场《荀灌娘》。光凭半个月听来的记忆，孙毓敏把其中“兄妹射

箭”一场“照葫芦画瓢”演了下来。荀慧生赞她，“真比谁都聪明，我就是要考考你，明天到我那学戏去，这出戏我再演两场，以后就由你演吧。”

教戏时，荀慧生总是一招一式、一字一句，不厌其烦地教，反复讲清道理。为了让孙毓敏摆好戏中跨蹬、勒马的姿势，他不仅亲自示范，纠正其动作，已过六旬的荀慧生还亲自充当马倌，叫她把左脚蹬在他的右膝上。

在荀剧团的五年中，孙毓敏演出了《红娘》《白蛇传》《望江亭》等一出大戏，那时一年就要演出近300场，有一天一天演出三场戏，报纸的演出海报上几乎天天都有她的大名。

### 十年犯人加病人

每个人的初恋都是刻骨铭心，孙毓敏的初恋带给她的却是苦难，她恋上的是一位港商。上世纪60年代，这不是恋爱，是政治有问题。在组织的反复教育下，经过许多个以泪洗面的日子，她终于决心斩断初恋，却依然被下放到河南省京剧团，被宣布为“资产阶级的臭小姐”，遭到大会小会批斗。

1968年冬天，批斗再度升级，孙毓敏被定性为“投敌叛国的特务、间谍”。每天被轮番批斗，不停地写交代材料，连上厕所都被看管押送。好强的她最终熬不住了，在一轮批斗大会开始前几分钟，她脱下妈妈亲手缝制的新棉衣，提笔写下遗言后，从12米高的窗口跳了下去。那年，孙毓敏27岁。

命大的孙毓敏没有死，跳楼时被空中



孙毓敏与恩师荀慧生合影。



的树枝挡了一下，摔成重伤——腰椎压缩性骨折，双脚粉碎性骨折、脚跟骨碎成20多块。她被视为“畏罪自杀”的囚犯送进了医院，关在“政治犯隔离病房”。

她在病床上近乎瘫痪地躺了一年多时间，腿不能动，就双手运动，为求得帮助，她唱京戏哄病友开心，还平躺着帮人织毛衣，以六天一件的速度，一直织了将近一百件；她用双手掰着双腿学翻身，又如动物训练般地重学大小便。

那段痛苦的日子，她感谢小妹，没有告诉她不堪压力的母亲已割喉自杀去世。小妹在严加看守的情况下，依然冲到病房，给她鼓励和安慰。同在医院被批斗的一位“叛徒”大伯，实为医院的院长，得知她的遭遇，每天偷偷送给她一大缸牛奶，让她喝下补骨头，以自身的经历开导她，一切会解决的。日子一天天熬过来。

## 重登舞台的那一千级楼梯

有人说，生活是一面镜子，你对它哭，它也对你哭；你对它笑，它也对你笑。当孙毓敏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念后，雨迹斑斑的天花板也变得饶有情趣了。在那上面，她好像看见了醉酒后的贵妃，舞动水袖的尤三姐，美丽活泼的红娘……向她招手，向她微笑。

伤愈后，她被抬回剧团，任凭病入骨髓，她练习用畸形的脚踩地，站立，到走步。她试着用手拉根绳子，用胯骨带动自己的腿往前挪，就这样，她一寸，两寸……一步，两步……几次疼得昏迷，疼得大汗淋漓，疼得伤口崩裂……两个月以后，她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，终于第一次从床边“走”到窗前，看到外面的世界。

她还想重新登上舞台，她到上海找到国内最著名的骨科专家，但专家摇头，“你的情况只能慢慢地畸形适应，能站立走步已经是奇迹，上台是休想了。”好强了一辈子的孙毓敏不想自己将来成为“废物”，她悄悄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：决心以十年的功夫靠走路把跟骨的骨棱磨平；膝关节不能弯曲，小腿肌肉萎缩，抬腿困难，她就给自己订了一个爬楼梯的计划。

她冒着风险脱去了保护腰椎的钢背心，然后用双手抓住楼梯的扶手，自己给自己喊着口号迈上一阶楼梯，稍做喘息，又拼出全力挪到第二阶，尽管骨疼钻心使

她头晕目眩，细细的双腿颤抖得厉害，她一口气爬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爬上了第50阶，就坐在楼梯口喘作一团了。然而，第二天她竟然拼上了60阶，半个月达到第200阶，两个月后达到1000阶。小腿的直径终于从三公分增加到五公分，膝关节也终于可以弯曲了。

当她终于可以“像鸭子一样”走路，在“样板戏”《奇袭白虎团》中她扮演了一个群众，站在舞台的犄角，没有一句台词，甚至没有人看到她的面容，她却感到莫大的鼓舞。

文革结束，剧团恢复演出传统戏，孙毓敏被安排到北京购置古装戏服装。她听说新任文化部长黄镇接见了内蒙京剧团的李万春，这给了她希望。借进京机会，她也来到文化部，几经努力，见到了黄镇。因为黄镇的帮助，1978年，她终于接到中央文化部正式邀请她进京演出的信函。

## 高昂入场费该为京剧衰落买单

回到北京以后，她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人，演出了《红娘》、《红楼二尤》等荀派戏；排演了《痴梦》、《一代贤后》等新戏，每年平均演出达240场左右。她还到各地大学、中学普及京剧知识，台湾的二十几所大学，美国的高等学府，都有她的身影。从东北伊春到广东，从台北到河北，从上海到美国，她收下了一百多名徒弟……

这期间，她前后五次开刀动手术，两次全麻，三次腰麻，伤口尚未愈合就得上台，戏中时跪的动作长达一小时，流着血也坚持下来。

1991年，既懂业务又有理论水平的她，被上级领导点名去北京戏曲艺术学校当校长。尽管放不下舞台，孙毓敏还是走马上任了。当校长的头一年，孙毓敏少说多做学经验，“多研究心理学”。

学校没排练场，她跑企事业单位拉赞助，一栋六层的排演场拔地而起；评选全国和北京重点学校，一帮人嚷“咱条件不行，下来吧”，

她拽着领导班子奋战多个日夜，赢回了市级、省部级、全国重点学校牌；她带领学生国外巡演，合作期限10年……孙毓敏嘴上常挂着“京剧不能毁在我们手里面，京剧还得靠我们传帮接代。”去年起，她策划了一个大活动，分属给72位健在的非科班出身的京剧老角、名角发终身成就奖，筹资50万，奖状奖牌奖金一个不少，那份名单里，有赵燕侠、谭元寿、梅葆玖……

京剧的衰微最让孙毓敏动气，究其原因，国内的剧场要价太高。“一场戏就找我们要3万到5万入场费，只能靠卖票往回挣”，外地剧场更欺生，“敢要15万以上。”这导致一场京剧的普通演出就能炮制出“天价票”。“老百姓看一场京剧最少花400块钱，谁来啊？”

“学生学习，没有实战不能进步，又必须演出。”孙毓敏就找相关部门呼吁管管，可剧场已经高度市场化的缘故，相关文化部门不好直接插手“降价”，也爱莫能助。她一直呼吁合理票价来培养观众，“小时候，看一场戏才5毛钱，名角不过8毛、1块，那叫享受。”

孙毓敏欣慰于北京戏校学生日渐增多，却无奈于学生的出路越来越窄，“学得好的学生毕业后一个月工资只有一两千块钱，怎么活？”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，很多就转行了。学生招得越多，

让孙毓敏心里越愧疚，京剧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是孙毓敏一直思考的问题。■



与白麒麟演出荀派剧目《勘玉钏》剧照。